



丝瓜络

□何家斌

丝瓜是家常蔬菜。儿时,每到夏天,乡村家家户户的篱笆上和房前屋后的树上都吊满了“棒槌丝瓜”。丝瓜做菜清淡爽口,母亲经常给我们做清炒丝瓜、丝瓜蛋汤。

到了秋天,丝瓜有了苦味不宜再吃,就任其自然长老。立冬后,老丝瓜几经霜打,逐渐枯死,等到外皮发褐摘回家,剥去外壳、挖出里面的瓜子,剩下的筋络就成了丝瓜络。

母亲端出针线盒,取出剪刀,把长约三十厘米的丝瓜络齐腰剪断,当抹布洗碗刷锅,既去油污又下脏。用过后,把丝瓜络放清水里过一遍,晒干,可循环使用半年。每年我家收获的丝瓜络有好几十个,自家用不完,母亲就无偿地送给邻居们。

丝瓜络还是父亲的搓澡巾。父亲常说,立冬后在家用盆洗澡,冻出病不划算,不如花俩钱去镇上澡堂子。每回父亲去镇上洗澡都会带上我。进了澡堂,先下热水池泡十几分钟,等浑身“泡松”了,父亲爬上来坐在池子边上,开始用丝瓜络用力地搓前胸和四肢,搓得身上泥垢纷纷掉落。望着搓下来的泥垢,父亲戏言说:“乖乖,能肥二亩田呢!”

接下来,父亲趴在池边长木凳子上,叫我拿丝瓜络帮他擦后背。我那时七八岁,即使双手按着丝瓜

络也搓不出多大的力。父亲总是不满地训斥我:“你中午没吃饭啊?再用点劲!”

等我为他搓好背,父亲红光满面,舒服得哼起了京剧。而我却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但我没有半句怨言,因为接下来的“美事”就轮到我了——改由父亲帮我搓得浑身舒畅。

出了洗澡池、进了休息室,平时在家小气得一分钱恨不得掰两半用的父亲此时变得很是慷慨大方,扬着两张票子,高声把跑堂的叫到跟前:“来一碟小笼包子!”

跑堂师傅接过票子,乐颠颠地跑开了,一会儿,就用托盘端来一碟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小笼包子……

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家境清贫的农家孩子,一个冬天能在镇上吃四五回小笼包子是很奢侈的。那一碟四个水晶小笼包子,是我童年最温暖、最幸福的记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父亲早已不在人世,洗碗用的丝瓜络也被各种洗碗布替代。但我还是会想起丝瓜络,眼前再现用丝瓜络为父亲搓背的情景,还有那一碟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或许,正因为日子清贫,这些记忆才充满香气美味。

为艾感慨

□关立蓉

在大地之上,喧嚣之外,千百年来,艾,是人类心中的神坛植物。一株株艾,阳光照拂,千锤百炼,最终生成一股股隐秘的烟,沿着人类的皮肤、血肉、经脉,一步步直至深入骨髓,与生命之火息息相关。

繁华城市的公寓大厦,与乡间的野草发生直接联系,便是在端午,许多人家,装饰华美的门楣之上,插上一把艾草,有了这抹绿色,空气中飘浮着淡淡清香,陡然间,喧嚣浮华声中,生出安静而沉稳的气息。

走近艾草,它生长在我们生命必经的路旁,它厚厚的绿叶布满丝绸般质感的绒毛,在初夏,可以恣意生长的温度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炎凉之外,给了人世间无限暖意。

据传周武王身边有一位名医萧艾。有一日,他因泻痢卧倒于军帐,为医治病情同样危急的将士,他带病出诊,踉跄之中,被驱蚊的野草火堆绊了一跤,缥缈的白烟灼伤了他的皮肤。当他给将士诊治时,意外发现自己病痛缓解。于是他突发奇想,采摘来那种野草,点火灼烫患者身体。凡经历火疗的将士,病情皆好转。武王大赞萧艾,萧艾答:“此乃野草之功。”武王宣告子民:“野草本无名,从今以萧艾之命名之。”

艾草,还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冰台。西晋文学家张华在他的《博物志》中记载:“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则得火”。意思是说:将一块冰,削制成圆形,举在阳光下,将干艾叶放在冰影下适当位置,过一会儿,艾叶自身发烟燃火。原来这艾草朝着阳光敞开心扉,碧绿的汁液升华成缕缕的白烟,从此,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连。

幼时居住在乡村,邻舍是个懂些中医知识的乡村老先生。他总是在自己菜园里栽上大片艾草,整个春夏,园子里郁郁葱葱,艾草碧绿的枝叶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农历五月,母亲常去他家园子里要些艾草,回来后用水煮了,给我洗澡,据说可以防病保健。

经过盛夏阳光的抚慰,艾草枝叶繁茂而花未开时,老先生采收肥硕的艾叶,置于烈日下暴晒至呈黄褐色,而后置于石臼中,反复研捣细碎,筛去粗梗杂质,留下柔软如棉、色泽淡黄的纯艾纤维,称之“艾绒”。老先生买来宣纸,裁剪成统一长条形状,在上面画些山水、草木、蜡梅的图案,用以包裹艾绒。包好一卷,细细用毛笔注明制作日期,一卷卷艾条,整整齐齐堆放在木架之上,满室异香。老先生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三年陈艾,挥发油少、燃烧缓慢、火力温和,燃着后,艾灰不易脱落……在那些缺医少药的年代,靠天吃饭的农人们,与这些靠着阳光雨露生长的艾草生死相依。燃烧的艾条,香气随烟而起,沿经脉在身体中奔流,直至透诸经而除百病。

87岁的老父亲,年轻时在乡村中学任教,因住宿条件简陋,落下一双老寒腿。每年盛夏时节,都要艾灸、针灸治疗。如今的条件已经大为改善,网购铜制的艾灸罐,艾条被整整齐齐切成数厘米长短,直接插入罐中固定部位。买艾灸罐还附送做工精美的红绒布套,可绑在身体任何部位。淡淡的白色烟雾从罐孔中徐徐而出,在温热中,升腾的能量灌输至经脉,直达病灶,这样便能在冬季寒湿侵袭之际缓解痛苦。

艾,都是爱啊!

桑葚引乡愁

□陈日铭

外孙从省城回来,带给我两盒桑葚干,让我回忆起儿时采桑葚(我们那边习惯称桑枣,也有人称桑果、桑蔗、桑葚子等)的情景。

那时候,我家周围一带有不少桑树。春天,桑树吐出嫩芽,渐渐地伸出绿色的叶片。再过些日子,叶片间挂起了桑葚。最早,桑葚是绿色的,每年5~6月果实成熟后变为红色或紫黑色,那时就可以吃了。

采桑葚时,我先到小桑树上采,因为站在地上就能够到,这是最方便的。采下来自然是先尝个够,吃过桑葚的嘴是瞒不了人的,嘴唇周围沾满了浅紫、深红颜色,仿佛长出了胡子。大人看了发笑,说是小孩变成了小老头儿。

刚采下的桑葚必须轻拿轻放,不能挤压。

小树上的桑葚采完了,再把目标转移到大树上。到大树上采要爬树,乡下孩子几乎都是爬树能手,美味的桑葚更是我们爬树的无穷动力。到大树上采桑葚要带上淘箩,淘箩装满后,再用绳子系住淘箩环,降到树下,由地面上的人接应。

到大树上采桑葚,往往会招来鸟儿的攻击。如果大桑树上筑有鸟巢,那么,采桑葚时可能有被“啄头”之险。所以一般我爬树之前会先审慎地勘察一番,不去有鸟巢的大桑树上采桑葚,还是与鸟儿“和平共处”好。有一次,我看好一棵大桑树上没有鸟窝,就放心大胆爬了上去,不曾想旁边的树上有一个喜鹊窝。这下子可好了,喜鹊们喳喳地叫起来,好似发出保护家园的动员令,一会儿,十多只喜鹊围住了我这棵树,它们有的在树枝间跳来跳去、有的在空中盘旋,叫成一片,声音里应该是充满不快,无论我怎么解释自己的目标并不是它们老窝所在的树,都无济于事,吓得我只好和心爱的桑葚说再见,匆忙滑下树来。

河边的桑树上一般没有鸟巢,采起来比较方便,只不过要格外小心,以防掉入河中。在河边树上采桑葚最受鱼儿的欢迎,因为那些掉入河中的桑葚就是鱼儿的美食。这些鱼儿在水面上露出嘴来,焦急地等着享用。

那时我采了桑葚并不舍得多吃,而是挑到距家10多里外的苜镇街上,卖给一位老人,不知道他是用于食用还是制药。他说:“你采的桑葚好,有多少送多少来,我不少给你钱。”一个麦收季节,我总要到老人那里送几次。卖桑葚得来的钱我用于买连环画,收藏的一箱连环画中,有不少就是当年采桑葚换来的。除此之外,还买过油饼,跟家人分享。那时候,油饼是不易吃上的好东西。

现在乡下的桑树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风景树、果木树。外孙这次把桑葚当作滋补品赠送于我,不想勾出了我的一段乡愁。

